

見

聞

續

筆

見聞續筆卷二十三

婺源 齊學棗 子治

產恠物

儀真南門外闕帝廟東。邵廷祿妻產一恠物。人身赤色。頭面反轉向後。兩角向前。不辨男女。其面目似狗。非狗。似猴。非猴。手如鴨掌。甫出產。僵立地下。聲如裂帛。母遂驚死。道光二十四年事。

孝女鳳姑

王茂才云。儀真南門外大馬頭。陳德愷有女鳳姑。年十

七事親極孝。當咸豐三四年間。逆賊擾儀。貧難自給。陳欲投充鄉勇以餬家口。女泣諫曰。父母逾四旬。已非少壯。何重妻孥而輕已命。若此。家內尚有數千文。衣飾變賣。尚可買稻舂米零賣。稍得微利。亦堪度命。父以無力辭。女見父有難色。遂獨任其事。女體素弱。從此日夜春簸。暇則兼事女紅。刻無寧晷。越二載。力竭成癆。吐血而死。時年甫十九。德愷至今尚在。每言及此。涕泗交流。噫。世之男兒有力而不能養親者。誠可愧矣。

奸僧欺騙

王云東臺縣庫吏沈瑞堂與余友。一日余至署訪沈見庫門封鎖甚固。余曰此庫中竟有許多寶藏耶。沈曰除征解錢糧。平時庫內並無銀錢。獨有一物。爾試猜之。余曰不過歷年要緊案卷。犯人兇器。驗過屍首等物耳。沈曰吾固知爾不能猜也。五年前鄉海間有被奸僧欺騙者。僧與其妻通。勸其夫將勢割去。始得生。天成佛。某卽將刀割下。幸未死。弟兄叔姪知其情事。持勢鳴官。捕拏奸僧。不知其處。現今其人尚在。而此物則以石灰竹桶盛之。封藏庫內矣。

生魂索命

儀真南門外水巷顧廷高有女名引鳳嫁與張藻為妻。張家小康。廷高屢次借貸。一日謂女曰。爾將衣節逐日暗地攜回。假作尋死狀。恐嚇夫家。便得大財。女信其言。舍傍有塘。邊甚淺。女故尋隙炒鬧。投塘尋死。不料其塘中央甚深。竟溺死。死後廷高得婿家銀二百兩了事。纔一月。女忽白日回家。但聞其聲。不見其形。說我陽壽未終。不因爾貪財聳台。何以致死。我現在渾身水淋。痛苦非常。坐處皆濕。家人延僧超度。女曰。我乃生魂。非鬼也。

作此胡爲。鄰人謝國安來探視。女起立曰。四伯有是理乎。或有以無不是之。父母勸者。女曰。生爲父女。貪財逼命。尚有父女之情耶。又有勸其往夫家者。女曰。夫家無害我之心。我不能往也。次日將父一推。跌地成癱。將所得財物醫藥用盡。三年後死。張姓復娶。家道依然。現在揚城。王春寅茂才口述如此。

誤人自誤

王云揚州徐志林本賈家子。由附生捐職縣丞。分發江西。初到省。問同鄉友某曰。初見上司履歷如何呈法。某

曰爾未曾看戲耶。我輩做官如唱戲一班。將手本教員。全行放開。如天官賜福狀。便得矣。徐信其言。依法行之。上司曰爾胡爲作此態。徐曰此同鄉友所教耳。問何人。徐以姓名對。上司曰吾察其人似非長者。不料其輕薄。至此彼已應該委署矣。卽將彼應署之缺着爾去代署。因爾尚讀過幾卷書。爲人老實肯聽人話也。某悔之無及。且爲同寅所竊笑云。

冤冤相報

儀真陳家灣河西義益當舖。山西人所開。欠同鄉某銀

萬金。某來索本利。典東欺其愚。又不務正。稍與子金。誘其遊蕩。有地保小劉九者。某與爲友。勸某恐嚇典東。方肯還銀。必須帶刀自刎。務用左手持刀。方不得死。某從其言。登時殞命。其時某無親丁在旁。小劉九向典索詐。若屍親然。得銀二千兩。娶妻某氏。極浮。有開海味行之。宋九因起屋。缺銀三百兩。向劉九借用。期至來春。本利還清。劉九之妻有外交。欲去劉九而嫁。所歡將夫灌醉。亦登令帶刀至宋九家。自刎殞命。經官相驗。宋九家用去千金。劉九之妻亦將其夫索詐當典二千金。盡行用。

了。不知去向。此道光三十年間事。至咸豐三年兵亂。典東埋銀二萬兩於井中。填滿甌瓦。賊退稟請地方官會營起窖。約以均分。不料井中銀化爲無有矣。反花去人工使費若干。怏怏回籍。觀此一重公案。典東之慳吝欺愚。財散固宜。同鄉某之遊蕩痴騷。死由自取。小劉九之借命詐贓。非常奸毒。報應昭彰。獨宋九之不擇交而借銀。以致延禍。亦殊欠分曉矣。

小老翁

王云道光年間。豫工二卯開捐。有浙江官家子徐本原。

年甫十六，捐之從未。原俟將來長大，再指分發，不料掣籤第二。其時湖北房縣典史缺出，派徐補授，不得不去。到任堂翁疎懶，一切小事悉委代訊。有兩小苗和姦結訟一案，徐曰：此等醜事，萬不可做。幸爾兩人年尚輕，想係初犯，此次姑寬。下次斷不能貸。羣苗在階下候審者，咸以手加額，喜曰：老爺年雖輕，話却有理。吾輩當贈以錢，須臾各於腰間探錢擲於庭中，皂隸拾之得二千餘文。自是官聲大振。凡苗人有訟，不赴縣堂，俱來捕署，都呼爲小老爺云。

賭誓靈驗

鎮江趙某在東臺洋藥棧作夥。有開烟館之張寡婦。與棧錢貨來往。皆趙經手。結帳時。趙謂婦曰。他賬皆清。惟某日以金簪所押洋藥一斤。未曾還手。婦曰。我分兩次還過。不然金簪何以見還。趙極口抵賴。同往城隍廟賭誓。趙曰。我如有心錯帳。千刀萬剮。墜江溺死。婦曰。此事我不能親見。須取我能目睹者。我自給錢耳。趙復誓曰。我若負心。跌斷足拐。不能還鄉。一月後。是日天晴地乾。忽如有人推跌。脛骨折斷。支出痛不可忍。店東以其犯

背敗壞店名。畧贈川資。合其回家。家本無親屬。同鄉以某行止不端。衆皆不齒。流落東臺爲乞丐焉。

王小珊小傳

王大姑娘。字小珊。貌中人。放誕風流。艷絕一時。有女字月英。亦殊色。大府某張筵蘭陵。欲奪其女。小珊進曰。草木賤質。幸蒙殊寵。何異羽化登仙。俟黃麻詔下。當先送入相府薰衣。某公不能強也。會張玉良擁敗卒至。艷小珊名。侵曉率健兒露刃入室。掣其衾帳。小珊赤身立牀上。大聲呼曰。大帥愛僕。卽大帥之姬侍矣。可露醜縱部。

曲觀乎。張乃叱退羣卒。解衣被之。小珊徐徐著衣服。戟
手罵張。啟樓後牕墜下。張遂遁去。蘭陵不守。避居如臯。
文登于漢卿集句。爲楹帖云。我未成名卿未嫁。別時容
易見時難。澧州黃子湘書以贈之。時漢卿子湘均。呈吏
議也。雲間軍門方解兵柄游海陵。小珊拏棹逕逐其舟。
軍門問來何意。對曰。公今爲天下第一人。公始一無賴
賊耳。儂賤倡也。亦願爲倡家第一人。公不可不識。儂儂
亦不可不識。公帥大笑。挾之遊數月。贈以巨金。小珊遂
杜門謝客。學作書畫。曾見其爲田渥齋畫梅一枝。勾勒

如生。頰具宋元規模。漢卿題三詩云。雌蝶雄蜂種種因。
紅蛾忽脫繭中身。春纖洗淨燕支端。爲梅花寫喜神。
草壓苔纏綴玉枝。形相耗費比紅詩。疎烟如織春星動。
夢醒師雄又一時。病酒情懷歲綺年。蕪城新柳又成烟。
小桃一樹猶豐整。莫雨荒山伴老禪。同治十二年癸酉
三月十一日。于壻漢卿述於邗上。隨安齋。

潘功甫掘井救旱

咸豐二年春。吳門潘功甫舍人。先知大旱將至。廣掘功
德井於城中數十處。井中得銅觀音一尊。供奉古寺。是

年大旱。居民賴之。潘卽於是年冬去世。知兵亂將至。無疾而終。

剪雞毛

咸豐二年。陰兵到處出現。有形有聲。城鄉之民。鳴鑼以禦之。余時寓居吳門友來巷。一夜聞雞亂叫。燭之。見雞翼盡爲鬼物剪去。來朝詢之鄰家亦然。越七年庚申之變。蘇常失守。變異之兆已萌於此。前人記乾隆四十五年夏秋間。蘇松常鎮一帶。訛傳陰兵遍野。樹頭皆有火光。隱隱有旗幟。黑衣紅褲。層布如林。惟面目模糊不可

游往往入人家剪雞毛。澣髮婦人乳頭。小兒陰莖。鳴金逐之。東伏西起。至曉始定。舉國若狂。有李生者。夜臥置盆水牀前。聞窗上畢剝聲。甲士高尺餘。由窗隙入。逕登榻。擊之墮盆內。一紙人背插雞毛。持利剪。脅際血點殷然。就燈燒之。叻叻作兒啼聲。未幾山東臨清州有王倫之變。皆其妖黨所爲也。誰知越七十三年。親見妖異於蘇松常鎮之間。噫。何我生之不辰也。

謀地顯報

婺源斤竺村李某。善堪輿。見某村有山龍一穴。好地。於

是廣買田畝於此村。倩地主耕種十餘年。不取其租。一
日到佃戶家追租。旦夕收畢而返。佃戶無租畢償。遂索
其山地以償積欠。佃戶無法。只得從之。遂將山塋以獻。
李得地旋歿。葬於此山。越數年其子長大。亦好堪輿之
術。見其父墓大不愜意。謂此地不但無福。而且有禍。遂
掘起棺木。置之菜園地上。不封不厝。雨淋日炙。棺朽骨
露。子亦夭折。俞雪齋口述謀地之顛。報如此。

小善可爲

藝源程植三云。吾曾祖冠珊公。

張炎

庠生。祖輔廷公。

承

訓庠生游官嶺南三十載。官至太守而終。咸豐二年羊城失燬。相傳失燬之處。卽祖居官之地。舉家驚惶。恨無竹報。曾祖出探消息。天降大雪。遇樵夫於塗。擔柴求售。換米濟飢。曾祖憐其貧。除柴米之外。另給米一斗。樵夫感謝。問封公姓名而去。是夜二鼓聞叩門聲。啟門視之。卽雪地賣柴者。問其來意。樵曰。我到家聞近鄰服賈。廣東回家者。急問府報有無。鄰翁曰。有。故特送府報到府。以慰翁望耳。曾祖大喜。謝之以米。不受而去。曾祖因誡孫會曰。勿以小善而不爲也。爾曹其識之。

固執可笑

吳子敬翁與余言人之處世。最宜圓通。不可固執。寓居
京都時。見一車夫載乾糞一車。從東而來。有山西人騎
騾向東而馳。踏翻車糞。車夫大怒。狂叫。要騎騾客掃街。
償糞。客遂下騾贈車夫一千大錢。免其掃街。車夫不依。
客又添大錢四千文。車夫怒曰。卽與我五十千文。我亦
不掃。何況五千。只管箕踞車旁吃烟。斯時觀者如堵牆。
客憤極。自取箕帚掃糞。盈箕。遂覆車夫頭上。耳目口鼻
中皆爲糞填塞。一市之人。大笑而散。客亦從客騎騾而

去視世之作威作福占上風而不知轉帆者都如此類
吁可歎也。

貓鼠鬪

有乞丐得一山鼠養之甚有力能與貓鬪常與人家賭
輸贏鼠見貓來卧地仰天四足收縮聲色不動貓見鼠
伏起威撲鼠鼠躍嚙貓喉而斃之乞人屢得勝采衣食
不虧數年後乞人攜鼠賣技到大典當內鬪貓勝采百
金貓斃十數頭矣厨人抱一老病黃貓出與鼠鬪鼠仍
然卧地仰天縮脚以待病貓見鼠形狀轉身而去鼠見

貓退遂翻身而立。詎知貓陡回頭嚙鼠斃之。置之地。徐
徐而去。乞人見鼠死。哭泣之哀。達於戶外。典東還其采
銀而遣之去。余聞人述悍鼠爲老貓所擒。不覺喟然嘆
曰。古之君臣士庶。爲鼠輩小人嚙斃者。不知凡幾矣。而
鼠輩小人之能嚙斃君臣士庶者。皆由君臣士庶初以
輕視之。繼以猛制之。不忌器而投之。不知貴而攻之。故
墮其羅網而不悟。今觀老貓之捕悍鼠。不動聲色。退而
避之。使鼠技已窮。鼠心無憚。然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回頭一嚙而斃之。行所無事。毫不費力。而鼠害已除。殆

所謂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者歟。故持記之爲天下後世
欲除鼠輩跳梁者鑒。

飛頭獠

廣西邊界獠人種類甚多。惟飛頭獠最奇異。日間入市
貨財交易。夜間身卧在牀頭。飛上絕壁口含風蘭石斛
等物。飛下谿澗。含魚蝦。運至牀下。天曉出外入市貨殖
而回。

嫁金蠶

廣西境內有金蠶。食綾緞。每日裂帛飼之。金蠶遺矢如

飯粒置於飯中。與人食之。卽是蠱物。凡客寓妓家。蓄蠱以害人。金蠶喜處淨室。忌貓鼠。主人服伺不週。少不如意。便遺害主人一家。相繼而斃。主人懼害。卽以金銀緞帛包裹金蠶。置之於途中。聽憑途中人收取。謂之嫁金蠶。有金蠶不願去者。雖嫁去。仍復來也。

妖女

廣西人家。每每添人進口。不知來歷。不知姓名。其女在人家親操井臼。亦儉亦勤。家中若少錢帛五穀。女卽自外運來。無須動問。來由。惟男子不可與近。近卽化爲血。

水其毒如此。一方之內有一妖女。則東家失財。西家失米。竊案纍纍。不勝其擾。地方官排家親查。戶口見多一女之家。察得無來歷者。則掘一土窟。將妖女蓬頭赤體。立在窟中。煎一缸礬水。澆其腦上。便化爲血水。一潭妖害遂除。否則雖凌遲支解。逾時復活。亦一奇也。

蛛呼人名

廣西多蛛怪。客商路過山澤間。若有呼名姓者。切不可回頭答應。倘若答應一聲。是夜必有巨蛛來寓。嚙人客商。落店店主必問。今日途中有呼君名者否。君曾答應。

否如曾答應。卽速出銀三兩去租飛蜈蚣來除蟒害。飛蜈蚣租來置牀頭。三更時間大風起。窗外蜈蚣卽便飛出窗外。須臾如大樹倒地。聲震房廊。蜈蚣復飛入匣中。天明啟視窗外。則見巨蟒斃於地下。記之特爲游廣西者鑒。

瘴毒

廣西烟瘴之地。惟女妖瘴氣最毒。女妖赤體卧峯尖之上下。體毒氣冲出。被風吹壓在地。人觸之立斃。惟古玉赤金能收毒氣。游斯地者宜佩古玉赤金。庶不受其毒。

焉

木龍井

婺源城北門內大關帝廟。廟旁有木龍井。傳聞昔年帝君殿前雙龍蟠柱。殿土有琉璃燈一盞。香火道人夜夜添油。達旦不息。忽一夜未三鼓燈息。油乾。道人疑其偷油。到夜間伺之。見柱上木龍下飲燈油。怪而逐之。雙龍投井而沒。

雷擊長舌

殷家溪婺源村名。王某貧極。歲暮天寒。無計度臘。同子

抬一水缸入城求售。有人欲買之。旁有一人曰：天寒賣缸其窮可知。其價數百文足矣。王某聞而不賣。復抬別處。轉灣路滑。其子失腳墮地。其缸撞破。父怒子不小心。順手將擔杼撻之。其子遂斃。歸告其妻。妻痛其子投繯死。王某見妻子皆亡。投水死。幼子失母亦殤。黑雲忽起。雷擊長舌之人於街心。王某家從此蕭條。一貧如洗。噫。一言傷人四命。死有餘辜。書之爲出話不慎者戒。程植三云。

忍氣免禍

葵源梅田村有水碓一座。村中某爲人長厚。從不生氣。家小康。倩工人舂稻。未完。有外鄉主僕二人挑稻來舂。欺其力孤。奪其碓。而自舂焉。工人憤極。歸告某。適某邀人爲菓子戲。漫應曰。汝去。我卽來。工人去。見某不來。遂鬪。鬪不過。復回家告之。故某見工人手足受傷。與工人曰。舂米有何大事。彼要爭先。則讓彼先舂。況彼是外鄉人。事理宜相讓。何必生事。從容起身。同工人來與理論。未到碓處。聞人說某家僕人失足墮死。某告工人曰。若非我性能忍。幾同汝入縲紲中矣。忍一時之氣。免百日

長門雜錄 卷二十一
之災氣之一字。可不忍歎。孫致和親見其事。

放蠱

程植三云。余於同治己未年。負販到柳州。住行家。欲覓妓館。友曰。有。持不敢去耳。此地無官妓。只有私家子。稍欲親近。世不能還鄉。以藥迷人。謂之放蠱。余曰。不告而行。可乎。曰。是欲速死。伊之放蠱。不拘時耳。明告歸鄉。或一年半載。約期而返。伊復用藥解之。不然。藥性到期。必發。一發便死。余聞而懼。從此不敢尋花問柳矣。

亡父敬子

婺源孫致和云。棗樹江村李氏守節。一子出門謀食。年
餘。李氏夜聞敲門聲。問爲誰。曰快開門。回家取川資。聲
類其夫。李氏開門一觀。無所見。遂辦酒食焚紙錠。是年
其子在湖廣木排傭工。一日排泊岸。衆工人晚食。忽聽
火房柴堆墜聲。往觀無異。如是者三。衆怪之。查人數少。
一李家子急上岸尋。見李泥塑倒地。負歸救醒。問其故。
曰適安排見一鬼來引。昏迷不知。故遭其害。後見吾父
來與鬼鬪。鬼敗而遁。聞父語。吾去邀人來。因得活。辭歸
告母。算其遭害之日。卽家中聞敲門時也。諺云。出門人

必有祖宗護佑信然。

扶鸞奇驗

王春寅茂才云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予師汪西如

秦

先生六月中旬與數友扶鸞問闈題。乩云今年題目不必問我。須問唐伯虎。便知先生因擬作天何言哉一節。大哉堯之爲君。唐虞之際等題。謂虞爲虎頭。必堯舜題也。此考則題爲執圭一節。始知伯虎字六如也。先生是科中副榜。卷本在正榜。因拆彌封時。主考謂學政曰。此人名姓太奇。何取南宋兩大奸臣合而爲一。以是降副

可見凡事皆由前定。而命名亦不可不慎。

扶鸞知警

王茂才云。咸豐六月二十九日。揚州二次失守。雷
藿郊大帥營內扶鸞問軍務。云軍務大事不可洩漏。
但後日過節了。又云我說錯了。二十九日爲清明節。不
知何以云錯。後於清明日失守。擄去四千餘人。城中婦
女被污投井者不計其數。始知誤劫爲節也。事之前定
有如此。

害小姑惡報

王茂才云儀真南門外水巷內徐應增家素豐。夫妻亦
相得。家有寡嫂并一妹名老姑娘。因貌陋三十餘歲尚
未字也。母甚愛之。臨終時吩咐兒媳曰。此女甚苦。吾之
衣飾當悉予之。兩嫂懷恨。女與乳母獨居。後棲足不履
地。次嫂設計賄乳母勾男僕導姦。日久懷孕。俟其將分
娩時。次嫂謂其夫曰。吾若犯淫。若何待我。夫曰。血吾刃
耳。嫂曰。汝妹犯淫。獨不血爾刃乎。夫怒甚。上樓見妹分
娩。次嫂用烟筒頭及鐵尺亂砍小姑頭。血流被面。寡嫂
在旁嬉笑。自若。絕不攔阻。登時隕命。越一年晚間。有人

敲門。僕開門不見一人。如是者數次。主人呵曰。無故將門開閉。胡爲者。僕請主人來聽。果有人敲。見其妹抱一小孩。徑入內。嫂適懷孕八箇月。口稱老姑。娘來索命。並謂寡嫂曰。爾當時見死不救。爲分衣飾地耳。先將設計害我者。追去十年後。與爾再會。言畢。五臟悉突出而死。十年後家道日衰。寡嫂忽得瘋痰。喜食人糞。兄亦貧。難自給。咸豐六年。死於城隍廟施粥廠。

蜈蚣飛天

咸豐四年。揚州失守。甘泉王春寅。茂才陷城中。五月五

日仰觀天際見一大蜈蚣二三丈長自西北飛至東南鑽入黑雲而沒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子訪程植三巖尹於揚州瓊花觀旁得見王茂才年五十五歲古貌古心爲義學師口述親見蜈蚣飛天如此

王茂才袁江認子

西賊陷維揚王春寅之第三子名廷瓊年九歲母蔣氏懼賊逼脅以先人木主容像付次子廷璧曰汝速逃以存宗祀次子去母遂投井而死長子廷璽痛母罵賊被賊刺死次子廷璧出城被賊擄去四子廷璋失乳死一

女尋卒。季冬郡城克復。瑄與父病卧廡下。官兵昇以出。城投營訊鞠。問官徐公德元字培之。安徽建德人。嘗令甘泉。爲瑄父受知師。一訊開釋。而瑄已失散。次年徐公在淮候檄。瑄父往投依其宇。下十一月徐公往袁江。未返。瑄父忽心動。因往探消息。路經板閘村舍。見兵勇數人。載輜重。擁一兒。酷似瑄。呼兒隱叩之。果瑄也。載兒者。係陝甘兵馬姓。將攜之蘭州矣。馬曰。非得重資。不可得也。瑄父往見徐公。告之故。徐公慨給五金。瑄獲歸。更名徐復。誌厚德也。王茂才口述其事故。特書之。

吳觀察忠烈

光州吳紅生觀察

藻晉

由中書京察出守揚州。視嚴內

寬愛民如子。咸豐八年秋。補淮海道。九年春。袁江失守。河帥以下俱幸獲生。而公獨於百子堂前罵賊。遇害。精忠致命。大節凜然。王春寅茂才爲公門下士。述公死事如此。

見聞續筆卷二十四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吳門出難記

定遠 方濬頤 子箴

子與玉谿相聚於揚州八年之久。知其大難不死行誼卓絕。爲今之古人。每向之詢當日亂離情狀。輒歛歔爲道一二弗能盡也。日者手一冊見眎。曰吳門出難記。且告之曰。子平日所問於予者。具備於此。惜乎拉雜不能成文。子爲我刪而存之可乎。因撮舉其略曰。咸豐十年庚申四月十二日。學裘寓吳門友來巷。聞粵寇逼近會

城因遣從姪富文奴子平福偕兒子功成往尋張蘭坡
借去避難之船。予待船來。再攜媵屬出城。予偕三弟學
斗訪周大令存伯於元妙觀。則已遁去。就茶肆飲。薄暮
始歸。三弟居臨頭路。相距才數里。是日日光異常。映牆
作血色。夜思成兒不寐。達旦甫欲出城。而賊於四更啟
城而入。巷內聲洶洶。予亟命媵屬暫避於所居之側。輿
夫矮屋中。予則攜青蚨三百。懷乾棗。一撮金。課書一
冊。扶杖出門。小童阿喜持雨繖隨其後。行不數武。一賊
躍至。年可二十許。其色甚和。問予奚往。以何爲業。予詭

日賣卜。將出城謀生計。賊舍之而去。予行至西巷口。遇一紅衣騎馬賊。羣賊擁之而趨。問予盤門在何處。予指令向西北。意將隨之出城。馬速追弗能及。過王府基。見叢叟間男女紛紛露處。予曰此非樂土。宜早出盤門。衆諾而行。予扶杖緩步。聞一賊呼予曰止。止。回顧則見老少二賊。手無寸鐵。比肩而來。亦詢予何業。予對如前。索予囊中物。以錢予之不受。示以課書。頷首縱予去。時阿喜已不知何往。天將夕。徬徨入人家後門。院宇深邃。由庖而室而堂而廳。張燈懸綵。四無人聲。予徘徊其中。倦

則隱几而寐。亡何日暮。信步至後堂。登其樓。則是新嫁娘所居者。羅帳錦裯。宛然在目。案有果餌。飽噉之。惜乎無茗。遂登牀。擁衾酣睡。天甫明。聞人聲起。裹所攜物。曳杖下樓。至前廳。遇木工三人。似舊相識。駭予居此。儻賊至。索財將何以報。幸速去。毋少留。予詢若輩將何往。曰。屋主人命。吾三人守屋。吾三人奚能爲。亦將去矣。予喜。與三人結伴行。行未里許。遇衆返自盤門。齊門者曰。門皆有賊守之。不能出。予折而回。至干將坊巷。見一水船。柴房有小樓。登而少憩。飢則啖棗。歛見一人攜幼子而

上。予招之同坐。詢之曰。我有一妻四子。妻與三子皆爲賊擄。子攜幼者將往尋之。分棗與幼者食。又見一人登樓耳語曰。此爲吾業。鬻柴水度日。賊來擄吾妻。吾夜宿杯莽中。旦歸取食。因出大囊所藏角黍分以餉予。予嫌其冷。且告以食。齋不飢。問予居何處。予告之。詢其姓名曰。吳桂山。予見其人樸誠。因假屋以居。俟得間出城。偕往江北可乎。桂山曰。諾。讓榻於予。已則卧樓板上。是夜城中火喧譁不絕於耳。聞對河賊索金帛。有投河死者。憑窗目睹。心爲惻然。日間幸無賊蹤跡至此。予睡至四

更遽然心動。亟呼桂山起曰。此樓不可久居。汝速送我歸。寓桂山遂同下樓。中途見屍骸橫地。紆道避之。至友來巷。啟門。則老僕張元。小童阿喜應門而出。簞室陳。姬潛處鄰家。與老嫗聞予歸。請予至。彼煮粥食予。云。昨夕結女伴出城。不果而返。小婢如意。已爲賊擄。翌晨見賊往來。搜括千百爲羣。幸不傷人。云。僞忠王有令。不許持刀入人家。十五夜三更後。予命老輿夫出所囤米三十餘石。分送四鄰貧戶。戶三斗。汝亦取三斗。食完再取。輿夫勸予留米。勿以予人。予曰。汝烏知之。賊數日後必按

戶索糧多藏無益也。汝除分送之米視倉內尚存幾何。曰八石有奇。汝取幾何。曰五石。曰事敗矣。汝一間屋而有米五石。賊斷不汝留也。其分匿他處。輿夫唯唯而退。未十日賊果來索糧。輿夫米盡爲攫去。獨予所囤之米獨存。故至十一月二十二日出城時。訖未絕糧也。半月後輿夫與其二子皆被擄。其妻與幼子幼女尚居屋中。一日白善橋大士閣火。賊拋大士象於廁中。有人俟賊去。出象於廁淨滌之。奉安閣上香火如故。未幾三弟來拉予出遊。過富人之居。入其門。闔其無人。登其堂。燈巨。

於缸至其室光明輝爛登其樓則八寶爲牀四面皆嵌
頗黎繪秘戲圖曲房複室使人心醉坡公詞云燕子樓
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子乃親歷其境耶三弟婦程
辛田先生之女生一子甫七齡賊入城弟婦死之三弟
攜子入賊館遇賊之僞文職官詢弟家世賊頗知先子
文名待弟頗善日令刈馬芻夜則擊柝一更後聽弟眠
父子同居勿禁故至三年克復得保舊居父子皆免於
難此其中殆有天焉忽忽秋孟子方安處於天空海濶
之居忽二賊至延予入館與金陵某先生彈琴詠詩爲

文字交屬。勿見卻。予以昏花老眼病廢之人。館中安所
位置。其善爲我辭焉。二賊遂去。越兩日。又有四賊。至予
瞥見之。卽從巷中逸出。登對門小樓。潛身於屋簷下。賊
搜得之。訝爲妖。一賊曰。殺之可乎。一賊曰。不可。一賊曰。
拋之下樓可乎。予大呼曰。偷生數月。不如墜樓而死之。
爲快也。語未畢。賊推予下墮。瓦片紛紛如雨。恍惚間。若
有人掖予坐於井闌之側。毫無所苦。色不變。心不動。二
賊下樓見予狀。曰。此真妖矣。不殺不可。一賊覓石撞予
腦骨。骨無損。忽見一賊。會至。怒批二賊之頰。曰。安民已

久何得溷入人家。以石撞老人頭。白諸侯。王汝臯當死。二賊駭而竄。子徐徐散步以歸。大難不死。至今思之。猶廩廩也。八月。子方撫琴。有金陵爲賊者六人。闖然而入。二賊守門。四賊呼七十七歲之陳嫗。導往內室。子曰。老嫗耳聾。汝有事。儘可問予。賊遂呼予進。予懵懂不知。畏懼。旣入內賊。索子金。曰。予本無金。卽使有之。陷城半載。已爲他人索去。爾來晚矣。賊怒。先鞭陳嫗背。嫗啼。子叱之曰。忠王安民已久。汝安得如此不遵法度。賊益怒。以長繩繫子左拇指。擲其半於屋梁之上。一賊抱持子。一

賊牽繩下。繩予身重與賊相抗。賊無力不能舉。予起。危急之際。忽聞堂前呵殿聲。四賊皆遁。予自解縛。同陳媪出。不見一人。詢之鄰翁。乃知比鄰毛氏媪來。予家乞火。守門賊拉之入。媪叫號。直巡街。羣賊過。此聞聲而入。械賊釋媪。五賊踉蹌而逃。予又得免此厄。終日以琴書自怡。不復問門外事。偶出遊。遇短髮頭陀。熟視予。遽問曰。先生姓齊否。予曰然。師何以知。曰某乃甯國祠山廟三持僧。先生於某年薄暮過山寺宿。蒙貺番銀四餅。先生乃忘之耶。予延之至家。詢其何以來。此僧歔歔泣下曰。

廟中十三衆皆遇害。僅留某不殺。脅從至此。欲歸無路。願先生指迷。予教以出胥門。過東洞庭。抵湖州。登岸。便入甯國界。待時而動。萬勿造次。僧拜謝而去。楊敬之者。白下手民。其父爲小吏。死於賊。敬之得雲騎尉世職。曾爲予刊書三稔。甫歸家。卽陷於賊。偶至吳門。訪予。持巨室所藏法帖名畫古裘衣裘。見贈。予歎曰。家藏金石丹青縹緗籤。贖身陷危城。皆非我有。尚敢妄取他人之物乎。速將去。敬之笑曰。我才然一身。留此何用。因先生嗜古。聊爾借花獻佛耳。言罷。徑去。無錫東庭鎮張某爲村。

中訓蒙師。多男無以爲生。遣其十二齡幼子名壽康者。服役予家。予令之磨墨伸紙甚勤謹。予甚憐之。既長。予薦之友人爲宰官者。得多金辭其主。返東庭市布。賊擄之至此。詣予拜而啼。予慰之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得間而逸。度可自保。麾之速去。恐爲賊所側目也。一日來。一世家子方面大耳。年二十餘。從者十數人。屏退左右。密告予曰。夙仰先生名。來此訪求半月。今得一面幸矣。詰其姓氏里居。笑而不答。第云吾家四十餘口。盡死於賊。一身甘受僞職。統領萬人。所以忍辱不死者。將圖復讐。

耳。先生曷爲不早避地而陷於此乎。曰：予故有舟爲友，人所假不歸，故罹此厄。某曰：無憂，先生何往。小子當遣護將送先生出大江南北，皆無阻滯。予以死守先人手澤，不忍輕去答之。見予筆筒中有退羊毫愛之，子贈以二管，襲之而別。後遂杳然。此九月間事也。一日三弟過，予偕往干將坊巷茶肆。見春桃當爐瀹茗，春桃者故人黃穀原之婢也。貌醜而心慧，匿穀原之姬人俞氏於密室，不使賊見。已則設茶肆以養其主母，真義婢也。三弟曰：弟幼時好射龜爲箭的，龜死無數，賊未至之先，弟以

黃白珍寶諸物。害於陸氏廢園牆脚亂石之下。一日龜出望天。有二賊童見龜。捉之。龜入亂石。爬石覓龜。不見龜。而害物遂爲賊攫去。豈非射龜之顯報哉。又曰。弟偶至古寺。見羣賊開棺出尸。植立於牆。若鬼陣然。有一少女之尸。貌如生。羣賊方戲弄之。弟不忍視。遽出寺門。兄弟二人行至瘟將軍廟。見所謂瘟將軍者。土偶無頭。體再視之。則赫然紫面。挂於旗竿之上。蓋賊所梟也。入東禪寺。見諸佛象。破腹斷臂。斫首斫足者。縱橫滿地。象教之衰。一至於此。佛猶如此。人何以堪。又謂元妙觀三層。

寶閣閣板無存。玲瓏如鳥籠。然在礎爲賊所碎。空洞見底。而衆柱懸空不仆。亦一奇也。回過千將坊巷。四月。選賊之柴房小樓。一片焦土。吳桂山不知何往矣。十月初旬。有新賊至。友來巷占民居。彼云打館。予移寓大石頭巷。與僞官蘇福省知府姚某之屋比鄰。姚本縣令。降賊所居。後園牆甚短。與子屋毘連。微聞其嫗屬。將易服。僞爲難民出城。姚亦思逃之遠方。云有悍賊將至。不可以居。適予舊鄰人蔡允三。曩在吉勇烈公標下充馬兵。現爲賊之護將。力勸予出城。免爲賊所害。心然其言。猶不

肯拋棄先人手澤。且盼大軍指日克復金閭。庶乎書畫
碑帖一板一石皆可無恙。延至十一月冬至後。我軍不
至。不得已決計出城。允三先賄門者以什物兩袋。予番
銀三餅。難民一口。予制錢七百。予則攜杖挈物。陳姬朱
三太陳嫗各有所持。三太者俗稱也。夫爲府吏蚤寡避
難同居。故偕之出。蔡允三趙長子則各肩一袋。隨其後。
行至半途。見一真人立館前。真人者賊目之婦也。見陳
姬與三太欲留爲繡娘。遣賊奴阻予行。允三叱之曰。此
老兄弟之戚也。無須留。蓋賊之相稱無貴賤。長幼皆曰

兄弟云至閫門則門隘僅容一騎。遇賊兵入城。據鞍顧盼。予六人者皆從馬腹旁側身而過。既出城則見徧野皆賊之潰卒。行抵湖田。允三打館處。窗牖晶瑩。茵褥華美。予至此心神交泰。飽飯出遊。回思六月陳姬病劇。日惟飲茶。竟得不死。青蚨三百用罄。忽得林乳娘寄存番銀十餅。陳姬朱三太以之製餅餌。售於人。獲息以資日用。予曾見賊目娶婦。亦行新迎禮。新郎以黃巾裹頭。衣藍繡袍。黃馬褂。旗幟紛紛。如迎神賽會者。從者皆紅巾。乘馬數十百人。又見饋物者。羊豕雞鳧。桃梅菱芡之屬。

皆陳於桌。桌凡十。其他見聞怪異之事。難以枚舉。予住湖田一月。吳人趙長子。覓得常州大蒲鞋頭船。予偕陳姬。朱三太。陳姬。唐文學。文學者。琴友。包巢仙之弟子也。包爲道士。予與文學素相識。向在湖田奉母而居。其母命之。送予過江。故同舟。允三之宰人亦隨行。允三所託也。趙長子夫婦二人。婦任氏居陽湖東州村。故同舟到東州村。度臘先抵鼈背村。登岸宿任氏支祠。翌日至東州村。寓任金寶家。賃其叔屋兩楹。金寶之伯父孝廉某。杜門不出。陳姬於是市牲醴以祀先人。共慶一門得出。

坎窞也。倏過歲除爲辛酉元旦。鄰家排日招飲。人日予作兩函。託文學持書渡江。一致通州石港于壻。漢卿詢兒子功成消息。一致伍佑場王壻。仁庵俾兩壻知予無恙。仍在人間。資斧告罄。塵存青蚨一貫。俾文學爲旅費。文學欣然而往。真義士也。予攜金寶買小舟。貸居停米三斗。往宜興訪諸弟妹消息。半途聞賊兵過。舟子不敢行。予笑曰。賊中怕賊。一步不可行矣。速去。有我在。庸何傷。舟子從之。至和橋鎮。見予家。鷲園鹽肆之屋。十焚其七。遇張木工。問諸友朋。皆流離四散。到徐媪家。見其女。

白大已長成。未爲賊擄。見族叔達夫卧牀病革不能語。問弟妹消息。徐媪云去夏曾見之。今皆逃亡莫知其鄉。問城可入否。曰不能。予悵悵回東州村。唐文學平福從石港回。得漢卿書。知成兒在彼讀書安善。趣子渡江。寄子資斧。予得酬文學之勞。又浼文學送陳嫗返無錫。允三之室人。則寄居於金寶之母家。致書允三。屬其自爲料理。蓋以少婦同行。恐有不測。難以對我故人。予則偕陳姬朱三太任金寶乎。福過江。文學送至江干而返。抵石港泊北莊。漢卿迓予。笑曰。外舅辛苦賊中來。予笑曰。

三生石上再來僧。成見見予。雀躍而前。予女見予形容憔悴。潛然下涕。漢卿衣我衣。食我食。喜可知矣。俄頃張蘭坡來見予。忸怩以假船不歸。陷我賊中。殊有慙色。予則萬事歸之天命。概不尤人。遂了卻一重公案。成兒欲讀文選。左傳。苦無其書。予鄉人施魯堂於石港。設米肆。招予飲。并以二書贈成兒。高誼至今不忘。任金寶者。幼貧。爲人牧牛。耕田。捉魚。習成衣匠。苦其師之荼毒也。逃至少林寺。寺僧留之。教以拳勇技擊。奉僧爲師。師涅槃。金寶歸耕。遇予。乞提攜。願爲兵殺賊以報國家。予壯

其言奇其技遂作書薦之上海大營。果立戰功。官守備。賊平退而歸農。間爲拳師教弟子。采藥醫傷者。一村賴之。朱三太年四十餘無夫無子無以爲家。子爲嫁之。迨吳門克復。予往溧陽戴埠山修治先塋。重至吳門。遇允三。則神氣健。王皆大歡喜。其室尚在。予亦見之。越一日。北寺前見文學市木器爲業。奉母與姊同居。留予一夕。明日途中收養避難幼童甫七齡。無錫人。載之歸。秦州漢卿廬名曰添壽。至十三歲。予至上海也。是園爲應敏齋校刊陳龍川集。蔣劍人文集。逾年添壽爲人誘去。

七年後方石來過揚州訪予云。漆壽已爲伶工演劇於丹桂茶園。足以自給。屬石來勿向予言。石來本名嘉進。其父在松江偕人以質庫爲業。父歿遭亂。其繼母爲鎮江薙髮匠楊某以計姦之。遂以嘉進爲己子。占其居市骨董焉。適予至肆。向嘉進購海浮石。予直載石登舟。而楊歸責嘉進賤賣石。撻之見血。趣之詣茶肆覓予。再索錢。予見其血汚衣。啼不止。心疑之。問其里居姓名。具以實對云。我尚有姊孀居在城。我年九歲。終日受楊敲朴。我母亦遭凌虐。我訴於姊。姊曰。汝姊夫死。誰助汝者。矧

楊與吏役爲友朋。寃烏得白。俟弟年長。再圖報復可耳。
三浮石皆我父物。我欲易之市履。而楊攫錢去。鞭我再
來索直。否則將置我於死地。時楊在樓下。嘉進在樓上。
訴於子座。客聞之。素衿楊不法事。皆爲不平。而華亭張
古愚。明府諸幕賓。偕予茶話。見之咸憤然。予攜嘉進入
華亭署。訴於古愚。遣役捕楊。遁嘉進交里正收養。予
不能待。別古愚而就敏齋之聘。兩月後。古愚命役挈嘉
進持書至云。案已結。二年後。屋歸嘉進。嘉進不欲居松
江。恐爲楊害。故來依予。予命成兒教之作字。名曰石來。

不忘海桴也。越一年書賈華春江售書於予見石來愛之。乞爲弟子。予因以石來歸之。予出難時聞人言城中收尸局計收八萬九千五百有奇。城外數相等。則皆飢病而死。非死於兵。吁可謂浩劫也已。洎同治十一年林乳娘至滬。上其子以鎔銀爲業。至予寓陳姬款之數日。還其銀十三年。釐孫生卽招林撫之。夢園主人敏予吳門出難事。言之不詳。趣就以筆代之。如此。予惟玉谿遇難從容暇豫神識堅定。以下給賊是其智。以米濟貧是其仁。墮樓不死。撞石不死。繩縊又不死。可以知已。而猶戀

戀於先人手澤守之不去是其孝更有大過乎人者。玉谿之由危而安由險而夷冥冥中天相之而神佑之故骨肉完全白頭健在。銛鏘無損鉛槧重親日坐隨安室中校刊其先世遺集自號老顛吾以爲玉谿固不顛不老也予爲記之予之文亦藉玉谿以不朽云。

湖北節孝婦張章氏孺人行畧

節孝婦章氏。湖北武昌府江夏縣白沙屯人。太學生張國啟之妻。生子二。長瑞堂。次海山。俱棄儒服。賈生女二。於咸豐癸丑年。夫國啟病卒。時節婦年二十九歲。翁姑

老而子女幼家寒無餘。又無叔伯。兼髮賊猖獗。武昌失守。隨奉翁姑。攜幼子女。避亂於湖南。長沙府益陽縣。暫居斯時也。舉目無親。以女紅爲活計。誰知姑思子憂鬱成疾。服藥不效。逾年而卒。節婦賣衣飾。備棺盛殮。葬於益陽南山。咸豐丁巳年。武昌克復。仍奉翁攜子女回籍。訓子讀書。以後男婚女嫁。治家有方。喜施捨。和鄉鄰。凡親族鄰里。無不欽敬。同治十年。翁病篤。延醫調治。衣不解帶。食不安席。旬餘而歿。遵禮安葬。事親教子。兩事俱全。現年五十一歲。光緒元年。請旌以垂不朽云。

古畫

同治十三年癸酉三月初六日。兩淮鹽運使司方子箴世大兄六十歲誕辰。諸同人登堂祝壽。欸留食麵飲酒。暢觀近得古畫長卷。第一段梁蕭賁山水。第二段唐楊昇山水。第三段五代史瓊山水。第四段宋董源山水。神采奕奕。精妙絕倫。後有蘇東坡王晉卿黃山谷三跋。真海內奇珍也。又有楊昇繪仙山樓閣小卷。梁芷鄰先生長跋。又有董北苑雲山圖長卷。皆神品也。又有元鮮于伯機蕪城詩卷。以上四卷。皆梁芷鄰先生家藏之寶物。

身長錄卷二
三年前曾見僧繇掃象圖。東坡書歸去來辭卷皆梁氏
寶物也。都轉以重價得之。可謂探驪得珠矣。余皆得見
之。至再至三。足增眼福矣。故特記之以志欣幸云。

騙驢冤報

丁發乾清河縣漁溝人。耕讀爲業。胞弟普渡僧住在興
教寺。同治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忽來莊廣生云。其胞弟
普渡由揚回淮。病在湖心寺內。特遣伊來送信。乾卽於
二十九日雇驢隨莊赴淮。乾莊步行。忽莊上驢。加鞭飛
去。乾隨到寺。並無莊亦未見渡。始知被騙。莫可如何。

赴揚看渡。不意渡赴蘇州興教寺有僧普田助資五百文。乾卽復回。七月初七日舟抵淮地平橋鎮登岸。撞見莊拉驢前行。其驢非前雇之驢。乾扭莊索原驢。莊卽將驢及袋口等件棄下而去。乾卽牽驢到淮城南門外關姓驢店住下。細談騙驢情形。關姓當晚亦云山陽有割驢一案。初八日回家。走至湖嘴。撞見山陽縣差云驢係劫賊。驢主受傷。卽時拿下。先是初六日馮庚有驢行夥于三同驢夫王有王四在行。來一桃源人聲音。雇驢云往安東要賤。言明價錢三百六十文。卽是而去。至晚聞

人說淮北紅橋有一驢夫被人砍傷驢被搶去等語。有
去看之。卽王四問及情由。卽是日間雇驢之人所害。尚
未至死。當卽報山陽縣發差嚴追凶手。調治王四。初八
日原差拿住丁姓。搜出袋中白布大褂。褂上微有血點。
縣官卽爲實據。不由分說。痛打三千竹杖。香燒兩腋。指
爲散勇。行凶搶劫。申詳督憲。立請定案正法。初十日乾
堂兄發祥與乾母趕至山陽署。鳴鼓伸冤。縣官面諭。如
再獲剽驢人。卽放你堂弟發乾。呈詞不收。後有山陽縣
獄兵楊姓云。認實騙驢賊莊廣生家住寶應。隨夜至寶

應鳴似同方快拿任莊賊送縣過堂。僅招騙驢一案。刺
驢案賊云在山陽。求送山陽。寶應縣當備文書飭差送
至山陽縣署發祥亦同鳴冤。縣官不理單傳莊賊與差
人趙洪坐花廳串供。並不考問。第二日鳴冤當堂微問
押界各人回籍。後發祥又與合族親鄰紳耆人等伸冤
督憲承督憲仰府質訊明確。具詳察辦。伸冤人等聞之
莫不欣然。逮至九年正月。乾斃獄中。又稟至撫憲發揚
道提訊。終未伸雪。十月春間莊賊在清邑班房。自以兩
手掌。口招騙驢。刺驢兩案均係已做。無故冤枉丁姓。

說完卽死。十一年山陽縣王宏遜號子範四川人在蘇州及子并刑席費姓差人趙洪先後被鬼追去臨死均說到淮安算賬等語可嘆縣官訊案不追凶器不對時日憑原差之言嚴刑屈招隨意定案宜其死矣爲民上者可不慎歟。興教寺常住僧以普渡以案卷眎予特爲書之。